

爱是有毒的

ATSHIT YOU DUDE

若忘/著

阅读此书之前，你对真正的恐惧一无所知……

独占5000万网络点击

♀

AT SHIT YOU DUDE

爱是有毒的

若忘 /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是有毒的/若忘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6

ISBN 7-5354-3083-X/I·1080

I. 爱...

II. 若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96104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陈曦

封面设计:合和工作室

媒体运营:赵萌

责任印制:张志杰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-87679301

传真:027-87679300
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

电话:010-58678881

传真:010-58677346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100028

印刷: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640×965毫米 1/16

印张:15

版次:2007年6月第1版

印次:2007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202千字

定价:22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爱是有毒的

AI SHI YOU DU DE

档案编号：G0312A

性别：女

年龄：21岁

死因：割腕自杀

取得联系时间：死后43小时

死后心理状态：意识不连贯，逻辑思维混乱，语言能力减弱，情绪极不稳定

接触次数：3次（分别为32秒、187秒、531秒）

患者生前居住地点：东城区××胡同××公寓3号楼401室

详细记录：附件为患者死后与观察者的聊天记录，未经整理

死者生前心理状况参见病历（编号：200308-ZL07）

另：由于该患者死后行为无法估计，建议终止接触，并切断一切联系方式

- 1 · 诡异往事 · 1 ·
∴
2 · 神秘女人 · 6 ·
∴
3 · 最后一个选择 · 22 ·
∴
4 · 无梦之城 · 39 ·
∴
5 · 你是谁? · 51 ·
∴
6 · 熟悉的陌生人 · 57 ·
∴
7 · 蔓延 · 68 ·
∴
8 · 噩梦重临 · 77 ·
∴
9 · 暗夜幽灵 · 84 ·
∴
10 · 灵魂研究 · 95 ·
∴

♀

- 11 · 幽灵现身 · 106 ·
∴
12 · 月之暗面 · 121 ·
∴
13 · 血液里的秘密 · 140 ·
∴
14 · 恶毒的意外 · 149 ·
∴
15 · 诅咒 · 168 ·
∴
16 · 遗爱 · 194 ·
∴
17 · 水妖的脸 · 203 ·
∴
18 · 密码之下 · 214 ·
∴
19 · · 235 ·
∴

一、诡异往事

AT SHIT YOU DUDE

祸根早就藏在两年前，也就是2004年。但那时我全部心思都陷入感情烦恼，谁知道会发生这么古怪的事？

那是我毕业后的第三年，也是我和余晴同居的第三年。

余晴是复旦心理学硕士，在校时曾被大家捧为“天才心理学家”，谁知她的毕业论文却出了问题，毙了几稿后终于被迫换了选题。从那时起她开始失眠，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答辩闹的，但毕业后她依然没好。余晴毕业后在北京一家精神病院找到工作，治疗抑郁症。我则在北京一家都市报当夜班编辑，赚钱比她多一倍，不过工作十分无聊。

当时我们的关系已经濒于破裂，我们在互相欺骗。

她总借口去上海会诊、调病历、开研讨会什么的，其实我心里明白她是回上海会情人。那家伙是一个中年人，我没见过。2002年我来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，他们就搞到一块儿去了。同寝室的老三后来告诉我，我在北京那俩月他经常看见余晴和一个中年男人幽会，“看起来很亲密，关系肯定不正常！”不过当时我没问过余晴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没资格问她，那两个月我在北京也没闲着。后来余晴频繁回上海去会情人，我依然没问，理由同样，她一走，我也立刻和情人约会。

2004年6月14日晚上，那个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一辈子都不会忘！

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，余晴坐在电脑前死盯着屏幕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知道她是在等我睡着后自己再睡，她已经很久不愿

爱是有毒的

和我亲热了。

看着她消瘦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心痛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曾经的爱恋变成现在这副样子，心中的柔情慢慢被冷酷的相互欺骗蚕食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内心中的柔弱，难过得几乎要落泪。我不知道是自己依然爱她，还是仅仅习惯了在一起生活，但我确实舍不得她。

我起身从后面抱住余晴，难过地问：“我们这是怎么了？”

余晴漠然地回过头，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。

我无力地说：“我依然爱你！”

余晴沉吟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爱是有毒的。”语调冰冷，没有一点感情。

我在内心的一片冰寒中独自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在熟睡中突然感到浑身发冷，鼻子里满是腐臭的焦糊味。

我艰难地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黑暗，突然，我看到一双古怪的眼在上面一尺处，正死死地瞪着我！我吃惊地大叫，但喉咙里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响。

那双眼爬满了红血丝，长在一张看不清面目的脸上，长发乱蓬蓬地披散下来，直垂到我脸上，恶毒的目光和气味让我窒息。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，正僵硬地站在床前，俯身端详着我的脸。我浑身发抖，冷汗从每个毛孔里拼命渗出，但身体却像僵住了一样分毫动弹不得，嘴里涌进一阵阵的臭气。那个女人的脸隐匿在黑暗中，看不清一点儿细节，只能看到她身上的白袍有几处烧焦的痕迹，里面露出红黑掺杂的碎肉。

余晴不知为什么不在身边，我孤独地躺在黑暗中。

这个梦魇不知持续了多久，好像有几个小时那么长，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得轰响，死死地盯着那双可怕的眼，那眼睛里流露出恶毒的残忍和报复的快感，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快被她瞪成一具空壳……

突然，那女人的右手缓缓抬起，向我的脸伸过来，“啊”的一声，憋在我喉咙里许久的惊叫终于冲口而出，我猛地扭过头去，死死地闭上眼睛，心脏发疯地跳，她的手近在咫尺，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落下来……

不知多久，我才敢小心地睁开眼睛，墙面上一个暗淡的人影正渐渐消散，我艰难地回过头，只有一地空茫茫的月光，什么人都没有！

肺里的气体缓缓呼出，我感觉自己像死过一次一样虚脱。我打开床头的台灯，昏黄的暖光让人心神稍宁，但全身冷汗未干，凉飕飕的。

这是一个如此逼真可怕的梦！

但是，余晴真不在身边！

我翻身坐起，发现拖鞋湿了，满地都是淡红色的水！接着就听见了卫生间里隐隐传来水声，那里面亮着灯。

我心里突然一阵没来由的恐惧，轻轻喊了一声：“余晴！”

没有回答。

我起身蹑水向卫生间走去。水声越来越大，推开门，我听见自己的口中发出一声哀号——余晴穿着衣服躺在浴缸里，红色的血水淹没了她，她手腕上撕开一个丑陋的裂口，青色的血管在裂口处龇出！

我无力地沿墙坐倒，含泪望着余晴的尸体，在血泊中坐了一整夜……

这件事发生很久以后，我都没意识到它里面隐匿着什么东西。可谁又能想得到呢？

我一直以为，余晴的死是因为她那个秘密情人。

这在当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和余晴的关系再糟糕，也没糟到她能自杀的地步，大不了分手罢了。她的死只能是因为那个秘密情人，他们之间不知弄出什么事来，也许他骗了余晴，致使余晴伤心欲绝地自杀了。她死前不是说“爱是有毒的”吗？是那

爱是有毒的

个男人的爱把她毒死的，跟我无关！

我也尝试着像余晴一样去分析那个梦的含义，但总是分析不明白。余晴恐怕会酸溜溜地说：“你梦着别的女人，还怪我去死吗？”但我心里却深深地知道，那个梦没有一点儿性的意味，绝对没有！那张藏在黑暗中的脸像一个漩涡、一个无底深渊，让我眩晕、发抖，那个梦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含义——恐惧！

但那时我天真地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永远地过去了。我又不是学心理学的，何苦总拿一个不明不白的梦折磨自己？余晴的秘密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她已经死了，永远在我生命中消失了，我又何必深究她的秘密呢？

说起来好像有点儿变态，我甚至有种不合时宜的轻松感。

我知道这话有些残忍，太不像人话，不过却是我发自肺腑的最真实的感受：我又自由了!!!

真的，我彻底自由了！我不必再和谁死守在一起装傻混日子，靠互相欺骗维持一个家……只剩下我自己，我就可以对自己绝对诚实了。我诚实地承认，自己对女孩有着广泛的性欲，却不想和她们其中任何一个纠缠一辈子；我诚实地承认，我酷爱自由，虽然我知道自由的代价是内心永久的孤独；我诚实地承认，爱情的冲动也许还会出现，但我却总忍不住想笑话它。

我发觉自己变了，才20几岁，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沧桑得不像话！

我还住在当时和余晴一同租的房子里，还在那家都市报当夜班编辑，像吸血僵尸一样昼伏夜出，乱七八糟地活着，感情像野草一样疯长，又很快地枯萎。有些瞬间我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感情，偶尔深夜里也会被谁打动。但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感情，或者说，不知道自己的感情会持续几分钟。我胡乱挑逗，但总是在射精之后无可回避地陷入到孤独的深渊。我知道一切都是游戏，如果别人无法忘怀，只能说明她们无法放轻松，无法享受游戏的快乐。她们要的是高潮之后的温情和幸福，而我却知道高潮之后只有孤寂、厌恶和逃不掉的谎言。

这两年，我的感情生活差不多一片空白，我躲开一切有可能的爱，只愿意和一个女孩保持着感情交往，因为我和她不可能。

她叫往事惘逝，我只知道她的网名。她是余晴死后我通过 QQ 结识的一个女网友。本来是出于性的目的交往，后来我们却成了彻夜清谈的知心朋友，因为她只来得及在星巴克见我一面就匆匆赶去机场，她要离开北京去多伦多大学留学。

那次见面让我大吃一惊。

我本没对往事惘逝的容貌有任何幻想，因为是一天深夜她先在网上主动和我搭话的，我就认定她不是美女。美女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都十分丰富，还不至于大半夜迫不及待地到网上和男人搭话。而且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，美女为了保养皮肤早就休息了。

但往事惘逝确实是一个美女，而且身材出众！最让人心动的还是她清澈明艳的眼睛，那双眼睛专注地看着你，能让你瞬间窒息。我还从没遇见过这样的美女！

我们俩的交往从一开始就是有选择的谎言。我告诉她我是一名医生，还告诉她自己的一些其他背景，当然这全都是谎话。但除此之外，我却什么都可以对她说，无论是多隐秘的情感。我熟悉陌生和恐惧的含意，但竟然在编造的幻想人物中找到了真实，因为除却没有意义的背景，唯一可交流的反倒是最真切最单纯的感受。

地球的另一侧，几万公里外，一个陌生的美丽女孩在分享自己的感受。安全的距离时常给我孤寂的深夜带来一点温暖。又或者，她只是我最后一点纯洁的寄托，一个爱的幻像。

我只敢在安全的距离里爱。

就这样混过了生命中最年轻的两年，2006 年，我 28 岁了。

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前天，也就是我 28 岁生日那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！

二、神秘女人

28 岁生日使我心情十分灰暗。

平日里总是胡混，只有到生日时，才突然发觉自己虚度了好多年光阴，感到一阵莫名的惶恐。

快 30 岁的人了，我还是一事无成，而且也不想成什么事。没人需要我，没人牵挂我，我也不想牵挂任何人。我就这么孤零零、稀里糊涂地活在这个世上，看不出会有什么起色。

一整天我都陷入在懒散的忧郁中。

晚上下夜班的时候，我把最后一遍版样放到夜班主任柳菲的桌上，她转过头去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

这当然是我自作自受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柳菲之间很亲密，不光只有性，还有某些似乎可以称之为感情的东西。柳菲大我 7 岁，从小我就梦想能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姐姐。余晴刚刚死去那段时间，如果没有她陪着我，天知道我会过得多可怕。

但这半年来我总是躲着柳菲，她也就一脸冷漠，不再理我了。不过我并不太在乎她理不理我！

上楼回家之前，我在楼下的超市买了 12 瓶啤酒，打算过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，这样无聊的人生有什么理由要去庆祝生日呢？

但这却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！

我刚喝了不到两瓶啤酒，就听到敲门声。我纳闷儿谁会在这个时候找我，起身打开房门。

门外竟然站着柳菲！

“想不到吧？”她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我实在大吃一惊！一个小时前她还对我不屑一顾的样子，转眼间却像没事人一样站在我的门前。

“发什么呆，还不快接过去？”柳菲递过一盒生日蛋糕。她亲热的样子让我怀疑我们之间好像根本没有半年的冷战。

“吓了一跳，你是成心给我一个惊喜吗？”我假装热情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半年没和她说话了，我发现自己的舌头有些生涩。

我一边接过蛋糕，一边把她让进屋里。

柳菲迈进一只脚，突然怀疑地看着我说：“如果你心烦的话，我就不进去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正在想你。”

“瞎说，想我还躲着我？”柳菲立即浅笑盈盈，看见满地的啤酒，她脸上又露出嘲弄的神情，“嗨！这么多酒！过生日时想一个人躲起来喝个烂醉吗？”

“自从听不到你的声音，我每天都喝个烂醉！”这句厚脸皮的胡说八道自己从我的嘴里溜出来，我发现自己也在演戏，好像我们昨天刚刚亲热过。

柳菲只是宽容地一笑。“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？”她站在地当间环视一圈我的屋子，不等我回答，便开始收拾起屋子。我想帮忙，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收拾的，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忙。那身职业套装裹着她曼妙的身体，看来她是下班直接来我这儿的。

才十几分钟，屋子里确实整洁了不少。

我们席地而坐，中间摆着她买来的生日蛋糕，上面写着：“Where there is the dream, there is the home.（哪里有梦想，哪里便是家。）”柳菲正小心翼翼地把烛条一支一支插在上面，数够28支，她满意地站起身来关上灯。

“现在，许个愿吹蜡烛吧！”烛火在她的瞳仁里轻摇，她依旧微笑着看着我。

这实在让人头痛！我迟疑了一下，终于摇摇头，说：“没什么可许的，直接吹吧。”

爱是有毒的

“怎么会？每个人都有愿望的呀。”

“真没什么可许的！”

“难道你没有想要去爱的人吗？”柳菲的神情似笑非笑。

“没有！”我笑一笑，若无其事地说。

柳菲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许个愿，你来吹！”

“那算是谁的愿呀？”

“算是我的愿吧！好多年没人给我过生日了，我也好多年没许过愿了。”柳菲闭上眼睛开始祈祷，她的嘴唇轻轻地翕动。她肯定是想起自己独自过生日时的难过，才突然赶来陪我的，而我却从没想着给她过一回生日。我心里有一丝感激，也有一丝愧疚。不过，我依然觉得这生日没什么可过的。

柳菲许完愿，展齿一笑，低头一下子吹熄蜡烛，屋里一片黑暗。“忘了忘了！该是你来吹的！”

“无所谓，谁吹都一样。”我笑一笑回身打开台灯，“许的什么愿？”

她笑了一下，不回答我，自己倒了半杯啤酒一口喝光。放下酒杯，柳菲的眼神突然变得很认真，“你知道吗，这几个月不能和你说话我有多难受？”

“我也很难受，有段时间只能和你说话来着。现在我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”

“是你先不理我的。你没有说话的人还能怨得了我吗？”

我笑一笑，说：“我谁都没怨，也许就是想折磨自己一下。”

柳菲不屑地说：“捎带着折磨我一下？”

“我希望你过得好。”

柳菲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黯然摇了摇头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糟透了。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！这几个月来有件要命的事一直着急对你说来着，但我们见面都装不认识，一直也不知道如何开口。今天晚上我还在犹豫，该不该借你过生日打破僵局，想了整整一晚上，真想不管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但终究还是心软，忍不住来了。说心里话，我实在恨你恨得要命，但还不至于眼睁

睁看着你死!”柳菲的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恐惧。

“我什么死?什么事?”我吓了一跳。

柳菲一哆嗦,一口干了杯中的酒,直盯着我的眼睛问:“你认识一个叫水灵的女人吗?”

我一愣:“这名字很古怪,从来没听说过!”

柳菲怀疑地看着我,问:“真的?不会是你上过床后把人家名字都忘了吧?”

“怎么会,我在电脑里都给她们建档案库的。”

柳菲撇撇嘴:“正经点儿,你真不认识她吗?”

“为什么要骗你,我真不认识!她和我有什么关系?”

柳菲摇摇头,陷入沉思。过了一会儿,她抬头说:“你先对我说明白一件事,我再告诉你!为什么半年来你都不理我?我又没缠着你求你爱我,如果你厌烦我了可以直说,干什么这样突然不理人?”

我知道今天逃不掉,她名为给我过生日,实际上是为这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,最后决定直说:“是因为谢雨亭……”

柳菲脸色蓦地一变,哼了一声:“早知道是因为那个小丫头!你想去爱就爱吧,我还能死乞白赖拦着你吗?那也不用见我像见仇人似的,我又没对不起你什么!”

谢雨亭是副刊编辑,和我住同一方向,下夜班后我们常合伙打车回家,那段时间她和我走得很近。有一次我把她带回家来想和她做爱,但她是一个纯得有点儿过分的女孩,居然把我的性暗示当成爱情。我还没下作到为了做爱撒谎骗人的地步!结果那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做,赶紧把她送走,从此就尽量避开她的眼神,再也不谈这件事。谢雨亭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先是追求她而后突然敬而远之,很是恼怒。但我避开她,让无法解释的事保持原样。我不希望再在熟悉的人身上发现陌生的秘密,所以就干脆逃避熟悉。总有些秘密是不为人知的,所谓的亲密不过是表象,永远是表象。

只是后来,我可悲地发现,自己竟然真有点儿在乎谢雨亭。

爱是有毒的

她的眼神总是时不时地留意我，而我实在不愿意在那双清纯的眼睛里显得像个色情狂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我开始避开柳菲，结果后来不知怎么搞的，我和柳菲真就不说话了。

当然，这些不能都告诉柳菲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对柳菲说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谢雨亭是好人家的女孩儿，和我根本不是一路人。她脑子简单得离谱，以为人生不过是和心爱的人结婚、生子，再把孩子养大……而我又相信什么呢？我相信爱情不过是一个黄色笑话，我相信婚姻不过是两个骗子合伙做生意！我什么都不信！我尤其受不了她那种较真儿的眼神，那眼神直盯着我心里最软的地方，而我却不可能回应她，我没有能力去爱谁。我谁都不想爱，也不愿意想起爱这回事，想起来就难过得要命。但谢雨亭那双眼睛分明是在提醒我，让我记起爱，记起自己的懦弱。不错，我是胆小鬼，不敢去爱。我已经完蛋了，心早就死了。但我不需要别人总那么好心提醒我，说我活得像僵尸一样无聊！”

柳菲神情古怪地看着我，眼睛里突然流出两行泪，她的声音都变了：“你是聪明人，什么都看透了！可我是傻子，我也是想要被人爱的傻子！余晴自杀，你就变得这么玩世不恭。可我的生活也早就被毁了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爱你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你觉得自己下贱，不配去碰珍贵的东西，只配跟和你一样下贱的人在一起！我就是下贱的东西，我不是好人家的女孩儿，我的感情感受什么都不是？你喜欢了就随便碰，不喜欢了就随便丢！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”

我慌忙去抱她，柳菲一下打开我的手。

我哀求道：“别哭了！是我下贱，配不上你。我只是难过没什么东西能长久得了，想一个人躲起来，这半年我比你痛苦多了！”

我不断地安慰她，可柳菲的哭声却越发止不住了，最后我只好静静地抱着她，让她在我的怀里哭个够。女人神经质上来的时候说什么都没用，只能越说越糟。我吻了吻她沾着泪水的脸，什么都不说，心里觉得好没趣。凭什么女人就可以随时发神经，而

男人就非得有义务哄着她们？

罢了罢了，好在柳菲不再拒绝我抱着她了。

柳菲悲悲戚戚地哭了半个小时，哭声才渐渐隐没。我依旧不说话。又隔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小声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傻，刚才那么说你不公平。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我们又会有什么未来？难道我自己又相信什么爱情、婚姻吗？我们都被毁了，前面没有路，什么都没有！这半年来我压抑够了！”柳菲挣脱我的怀抱，凄然一笑，脸上还挂着泪水，“对不起，让你看笑话了，一个老女人居然跟比自己小10岁的小姑娘吃醋！”

我说：“你一点儿也不老，而且，绝大多数女人无论多年轻，都不敢梦想拥有你的美貌。”

柳菲不屑地说：“美貌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不说这些了，今天找你是有要紧事告诉你的，我却白痴一样哭个没完。唉，你别怪我，这几个月我受够了，也只能在你怀里哭一哭吧！”

我说：“欢迎来我怀里哭，anytime anywhere！不过，你说的要紧事到底是什么？还说我要死什么的。”

柳菲突然露出恐惧的神色，“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我丈夫是怎么死的吧？”

“他死了吗？我还以为你们只是关系不好。”

柳菲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已经死了好几年了，我不愿意提这件事，因为我一直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死的，直到几个月前我才发现，他的死和你有关系！”

我头皮一阵发麻，“不可能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！”

柳菲说：“他也不认识你，不过这都无所谓。我从头告诉你吧。其实这件事可能一开始就不大对劲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注意罢了。我和他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你，不过就算认识你，恐怕也改变不了什么。那时我像中了邪一样地爱着他，哪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生活啊！到现在我被毁得一点儿梦想都不剩了。唉，不说这个了，提起这个我就一肚子怨气——我丈夫那人是学电子的，脑